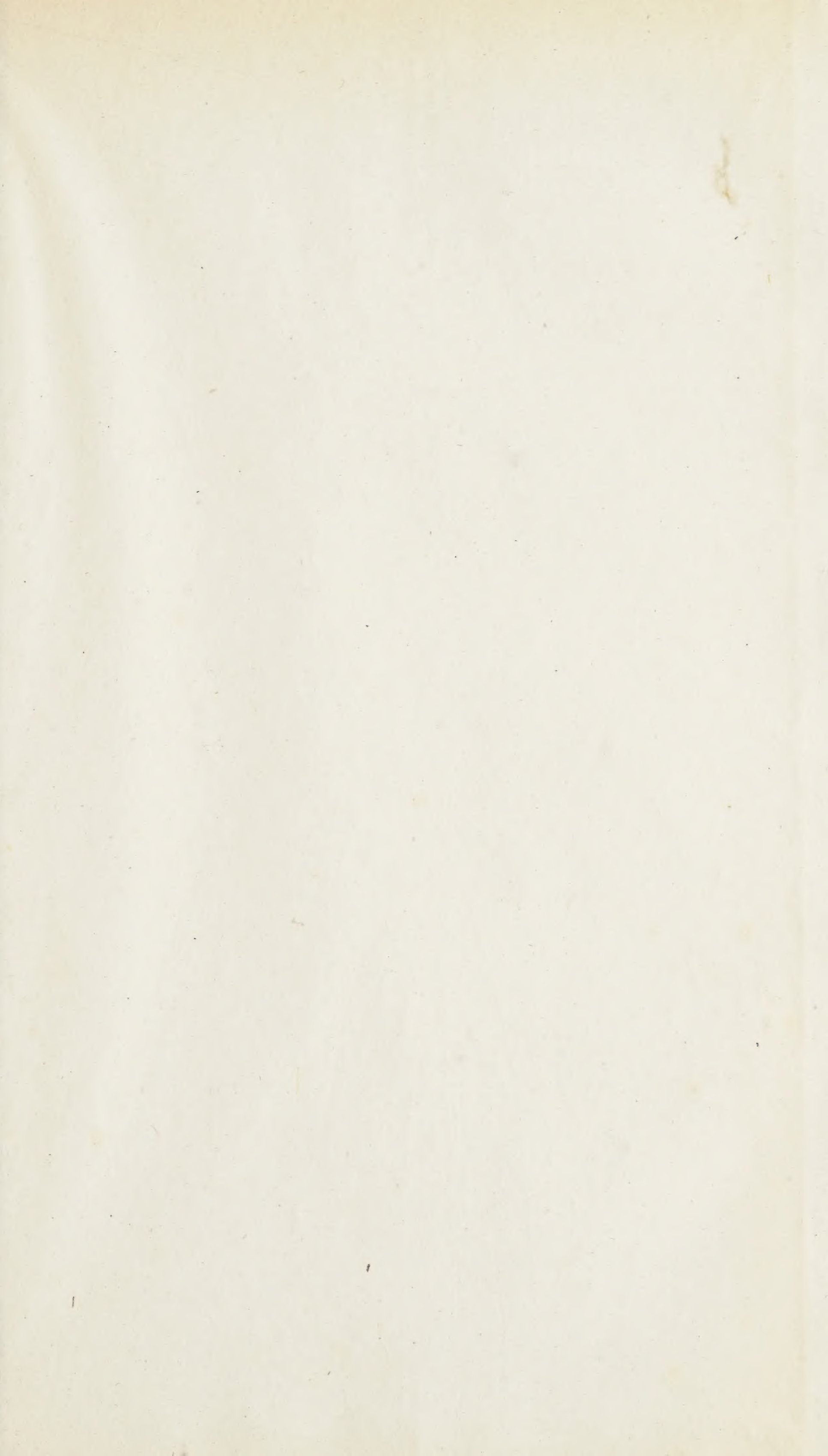

LIBRARY
AUG 25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聲三子聲無射應鐘之調一正聲四子聲

西山蔡氏曰案此說黃鐘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所謂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呂上生黃鐘得黃鐘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聲所謂變律變半律也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最得漢志黃鐘不為他律役之意與律書五聲大小次第之法但變律止於應鐘其餘雖設而無所用則其實三十六聲而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

黃鐘又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鐘又不用變半聲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愚謂黃鐘大呂太簇之調皆用正律者直以五聲言耳若兼二變則大呂太簇即有子聲矣故漢志獨指黃鐘一律和應皆正聲也○蔡氏又曰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則取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少高於正律也然仲

呂之實一十三萬一千〇〇七十二算既不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爲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再生六律而算又不行矣此變律之所以止於六也

文獻通考宋太祖皇帝以雅樂詔有司重加考正時判太常寺和峴上言古聖設法先立尺寸作爲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其音謂之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求爲準則後代試之或不

符會西京銅望臬可較古法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王朴所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樂聲之高蓋由於此况影表測於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黃鐘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管一律又内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由是重作十二律管雅樂和暢

案此知樂聲嫌於太高也萬寶常譏鄭譯爲亡國之音及造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緩急高下

之間[illegible]之始也

胡安定律呂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鐘之管長九十黍之廣積九寸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權衡之所由起也既度量權衡皆生於黃鐘之龠則黃鐘之龠圍徑容受可取四者之法交相酬驗使不失其實也今驗黃鐘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圍中容九方分也後世儒者執守孤法多不能貫知權量之法[illegible]制尺求律便為堅證因謂圍九分者最

三圍圓長九分耳以是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鐘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七分半如此則黃鐘之聲無從而正權量之法無從而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其數矣

西山蔡氏曰自孟康以律之長十之一為圍之謬其後韋昭之徒遂皆有徑三分之說而隋志始著以為定論然累九十黍徑三黍止容黍八百有奇終與千二百黍之法兩不相通而律竟不成唐因聲制[illegible]近於古而律亦非是本朝承[illegible]能

[illegible]定以爲九分者九方分也以破徑三分之法然不知變律之法但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鐘之數乃遷就林鐘以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鐘清聲夫律以空圍之同故其長短之異可以定聲之高下今其空圍不同如此則亦不成律矣遂使十二律之聲皆不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爲條理亦可惜也○魯齋彭氏曰黃鐘律管有周有徑有面冪有空圍內積有從長如史記論從長漢書律歷志論從長及積東漢鄭氏注月令論冪蔡氏月令

章句論從長皆不易之論獨圍徑之說漢前俱無明文東漢蔡氏始創爲徑三分之說晉孟氏以後諸儒續爲徑三分圍九分之說宋胡氏蔡氏又爲徑三分四氂六毫圍十分三氂八毫之說然考之古方圍周徑冪積率皆未合如依徑三分之法以九章少廣內祖氏密率乘除止得面冪七分七氂奇積實六百三十六分奇如此則黃鐘之管無乃太狹其言徑三分圍九分者又用徑一圍三之法雖是古率然古人大約以此圓田若以密率推之

假如徑七則圍當二十有二若徑三分則圍長當九分四釐二毫一秒强不但止於九分也宋胡氏不主徑三圍九之說然所言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亦用徑一圍三之率若依所言三分四釐六毫徑當得圍長十分八釐七毫六秒二忽强不止於十分三釐八毫也蔡氏說徑圍分數與胡氏同至於算法用圓田術三分益一得十有二開方除之求徑又以徑相乘以管長乘之用三分益一四分退一之法求冪積但依此徑以密率

求則空圓中面冪。不止得九方分。乃得九方分零四十釐六十毫五十七秒十四忽奇。積實乃得八百四十六分五百四十五釐一百四十二秒六百忽奇。如此則黃鐘之管。無乃太大。細攷之。方內之圓。所占者不止四分三。圓外之方所當退者又不及四分一。以此知三分益一四分退一。乃算家大約之法。此蔡氏之說。所以又不能盡合也。今欲求黃鐘的實定數者。須依蔡氏多截竹之法。又以祖沖之密率乘除方可盡。以此管面空圓所容九

分以平方冪法推之。知一分有百釐。釐有百毫。毫有百秒。秒有百忽。積而計之。九平方分。通有面冪九萬萬忽。乃以此九萬萬忽。依密率乘除。得圓周長十分六釐三毫六秒八忽奇。又以圓周求徑。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奇。又以半徑半周相乘。仍得九萬萬忽內一忽弱。通得面冪九平方分也。面冪計九方分。則積實當有八百一十分矣。算法既成。各依其長。作九十分。乃取九十分之一分。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奇。以合孔徑。如此則圓長

面冪與夫空圍內積自然諧會特數自入毫以下

非可細分而算法積至秒忽不容不然爾彭氏之算庶幾

密矣秒忽之下有不盡之分則亦無形之可紀也

蓋方體之積十四則內容之圓其積十一故知蓋

一退一之法爲古人疎率以積求周者置積爲實

以八十八乘之以七除之平方開之以周求徑者

置周爲實以徑法七因之以周法二十二除之以

周徑求積者置周折半爲實以徑折半爲法乘之

此彭氏之說也若以積求徑則置積爲實以十四

乘之以十一除之平方開之以徑求周則置徑爲

實以周法二十二乘之以徑法

七除之其所得之數亦皆符會

司馬溫公與范景仁論鐘律書云蒙示房生尺法云

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

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以上皆房庶說

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光竊思之有所未喻者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反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向使古之律存則吹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

校以爲二者雖亡苟有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寡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故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鐘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

參光按黃鐘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鐘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安知今之高非古之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為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

玄分以關房庶者可謂切中其言度量權衡參伍存法不得離黍尺以求律又不應捨度而求之量者尤見公之不苟師心而重變古也○又案李照用縱黍生尺胡安定用横用縱則尺長故雖徑三分而分大其容黍必多用横則尺短故雖徑三分四釐奇而分小其容黍必少愚謂古稱秬黍中者中非獨不大不小之謂乃不長不短之謂蓋圓而無縱横者也今欲以黍參定律者須擇圓者爲是

宋國朝會要曰古者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晉隋閒累黍爲尺而以制律容受率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帝雖勤勞於制作而未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

案此卽范蜀公之說然謂不當以尺生律故右黍

此左尺者是已及信房庶之言則欲以積黍定法

蓋公以爲均非律也宜乎董奚擇焉此范馬之論

當時所以卒於不合也。

朱子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上有知音者將上下

聲考之既得正然後以黍實管視其實幾何然後推

而定法可也夫以律管定尺者乃是以天地之氣爲

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

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

西山蔡氏曰太史公班固劉昭之書皆以聲之清

濁氣之先後求黃鐘者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濁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内每差一分以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為黃鐘者信矣黃鐘者信則十一律[illegible]量權衡者得矣

愚　此論蓋其一書之旨要朱子謂之卓然者是也然其說一本於程子之意而程子所謂氣者乃指聲中之氣非求之塗屋布緹之閒觀所云以上下聲攷之者其言約而盡矣夫數寸之長短不足以定地之淺深其理難信說具漢書候氣條下今用蔡氏之法而惟取其迭吹以求中聲者庶幾得之又必如程說博求世之知音者使之與學士相參質然後有以窮理義之精而究證驗之實也

朱子琴律辨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

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閒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黃鐘。以其極出而輕清者爲應鐘。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

可容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以為樂者也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音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

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所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

按十二律爲定名宮商角徵羽爲虛位故朱子謂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也然此且以聲之清濁高下論之爾若論五聲之調則有喜樂哀怒之變根於性情而動乎天地之氣其比審音於律呂者更切尤不可以不知

餘論

天地之間理也氣也聲也形也數也顯微無間者也蓋氣者理之用形聲者氣之化而數者形聲之紀也樂律之道其數相生故其氣相生其氣相生故其聲亦相生而無不應也其必紀以九者何數之所以衍而不窮氣之所以運而不息也其必成以六者何數之衍所以節而氣之運所以裁也易卦尊陽而用九樂律亦尊陽而用九故窮則變變則通者用九之妙也易卦居陰而用六樂律亦居

陰而用六故先後有序剛柔有偶者用六之功也黃鐘之律長九寸冪九分積其長八十一分積其冪八百一十分莫非九九之用故其道循環而與元氣終始成於六律究於十二管衍於六十調行於三百六十聲莫非六六之用故其道有常而與天地相似然則數有阻格則於氣有滯凝數有差繆則於聲有乖逆者亦自然之理矣

律之以[illegible]而相生何也曰凡象數皆起於陰陽象者方圓相變者也數者奇耦相生者也故方之內

圓必得外圓之半。皆以積實言。其外圓必得內圓之倍。圓之內方。亦必得外方之半。其外方亦必得內方之倍。律之上生爲下生之倍。下生爲上生之半。其理一也。蓋方圓函蓋。奇耦乘除。陰陽變化。天地生生之道也。苟其象之所生同。數之所起同。則上下無不應也。外內無不合也。倍半無不和也。故司馬遷律書謂之同類。今西人算學謂之比例。孔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此之謂也。夫金石之鏗訇。與絲絃之繁細。物性迥然殊矣。而各以其性爲聲律

則無不相應者豈非同類比例之說乎其相生必以隔八何也曰比位者陰陽相合之情也隔七者陰陽相對之義也隔八者陰避陽位偏正之分尊卑之等也夫然後理順情和而相應矣

律有變律聲有變聲何也曰變猶閏也十二月有十二閏曰故十二律有十二變律也五歲有二閏月故五聲有二變聲也聲陽也主氣律陰也主月律備而聲餘如月備而氣餘聲備而律餘如氣備而月餘也五歲之中有再閏則時定而歲成矣五

聲之中有二變則聲和而氣應矣蓋次三次五之歲則節氣之相距必隔越一月而病於不相及次三次五之聲則律管之相遠亦必隔越一月而病於不相及也故有閏月則氣朔均齊有變聲則音律停調宋房庶所謂閏宮閏羽亦此意也變律者設以待用而已如閏月之積以待用也

○度量權衡皆起於律何也曰先王制度皆以天地之氣為準律者寫天地之氣者也一氣流行而象數生焉其長短紀於日故律之外分以起度者陽

也其盈虛紀於月故律之內積以起量者陰也其低昂上下紀於斗柄故律因度量以起權衡者陰陽之合也記曰大人作法必以天地爲本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四時以爲柄此之謂也

五音有聲有調所謂調者但以其一聲爲主用以起調畢曲而命之乎抑別有以命之乎曰如但以其一聲爲主用以起調畢曲而命之也則以袁管奏樂音以急節歌慢調俱無不可矣然則調何始也始於人心者也宮調深厚於人爲信之德而其

發則和也角調明暢於人爲仁之德而其發則喜也商調清厲於人爲義之德而其發則威也徵調繁喧於人爲禮之德而其發則樂也羽調叢聚於人爲智之德而其發則思也是數者生於心故形於言言之有發斂輕重長短疾徐故又寓於歌書曰詩言志歌詠言者此也聖人因是制爲五者之調以倣之是故聞宮音使人和厚而忠誠聞角音使人歡喜而慈愛聞商音使人奮發而好義聞徵音使人樂業而興功聞羽音使人節約而慮遠五

者之調成矣又制六律以爲其發斂輕重長短疾徐之節則調中之五音具焉書曰聲依詠律和聲者此也然則仁義禮智信者五音之本也喜怒哀樂者五音之動也調者五音之體製而聲者五音之句字也古者先定體製而以句字從之後世先設句字而以體製從之先設句字而以體製從之者性情之失也是故調之變至於六十者調隨聲而變也聲之變至於八十有四者聲隨調而變也調隨聲而變者音響高下之間聲隨調而變則全

體之節族異矣。然則不知調者不可與言聲。不知詩者不可與言調。不知性情之德者不可與言詩。可與言詩。而樂思過半矣。議音律而不先於此者末也。

五聲定於句字。則今之韻部。亦有足取者與。曰。奚爲其無取。凡人聲之發於喉者宮也。其入於鼻者商也。其轉於舌者角也。其抵於齒者徵也。其收於脣者羽也。喉之聲深以厚。鼻之聲鏗以轟。舌之聲流以暢。齒之聲細以詳。脣之聲閉以藏。人之聲必

自喉始交於舌齒之間上於鼻而下於脣至脣之閉則又息於喉而復生矣是故古之知音者必辨韻部未有韻部之不審句字之不清而可以言歌者也然直以脣齒舌喉之聲定爲宮商角徵羽則又不可必也因其調之抑揚高下而叶之因其言之緩急輕重而命之因其情之剛柔吐茹而形之夫然後口與心相應而響與籟相追故韻部者音樂之助而猶非音樂之本也

今之俗樂亦有合於音律者與曰吾未之學也然

考之傳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今俗樂之歌曲皆踰宮而過羽者也是故矜張而怪怒淫眤而哀思古人所爲以中聲節之者蓋坊此也惟朝廟所謂雅樂者庶免此矣然其聲有高下而無疾徐纔其應律亦所謂知聲而不知調者也知調而不知詩者也夫不知詩不知調雖其得律固已末矣而況其末也是故古之太師必先敎詩敎詩者必先以六德爲之本使其性情之發無有不得其平而不由其誠者則二者之患亡矣然後以六律爲之音

蓋亦簡易而不難也。

六律爲聲音之準，黃鍾又爲六律之本，此歷代議制作者所以紛紛於黍尺之多寡短長、律管之徑圍冪積，累千年而未有定論也。然以虞書攷之，則八聲者，尤音樂所自出，而律呂所取裁也。故國語言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孟子又言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此則心法相須，不可偏廢。聖人聰明神智不世出，而習以傳之者少也。今欲持聰明不逮之資，而自師其心，滅裂古法，固爲不可

然當數千有餘年制度殘闕器數淪亡之日而規規於比校分抄以求必與古合是猶尋周公之阡陌以制產摹帝舜之繪畫以作衣也何可得哉宋程張朱蔡諸儒反之德性而欲以上下聲攷之者乃爲至論然蔡氏謂多截竹以求聲之和者則既盡之矣又曰列以候氣而必其應此則蔽於沿襲之說也元人作曆必曰得明理之儒專門之裔精算之士愚謂不獨曆爾律呂亦然蓋儒者明其理必通於聲氣之元樂工專其藝必審於聲音之節

算士密其術必極於制度之精三者備矣然後參論古法而取決於心勿復偏据單詞而滯泥於迹樂庶幾其有成乎抑聞之後世治者不井田亦足以養然必倣其意而行之則溝洫涂遂之遺不可不講也不鄉舉里選亦足以教然必倣其意而行之則庠序學校之典不可不稽也不必后夔周公然後可以制作然必倣其意而行之則衣冠俎豆之文律呂絃管之制不可不攷也近代之言樂者至多各以其意爲說而絕無所依據又豈非所謂

詩不逮之資滅裂古法者歟殊不若漢唐宋之規模於其杪分寸者猶令後之人尋墜緒而有所考衷也故此編自朱蔡以後無述焉蓋重春秋變古之戒遵夫子愛羊之義也

附樂記　　安溪李光地註

樂教篇

孟子今之樂由古之樂。

子夏對魏文侯分別古樂今樂而孟子謂今之樂由古之樂何哉愚謂必有孟子之意以爲樂之本然後子夏之說可得而申也三代以下禮樂不興其間在上之人頗有留意於斯者又爲儒者迂大繁難其說以重困之鼓禮則必其周公之制樂則必其伶倫之律纖悉論其器無一是之歸縱使得之

亦止於郊廟朝廷之上而所謂移風易俗無有議及之者又豈聖人禮樂之意哉劉向嘗慨今之刑非皋陶之法而簿書之事則筆則削至禮樂則曰不敢是固承不學而識大不備也班固亦謂叔孫通之書藏於理官雅樂不行而民間鄭衛自若向與固豈不能知鍾鼓之所習上林之所肄未得其雅正哉殆以爲且當達之天下與學士大夫衆庶共之然後雅正淫慝可得而論也嗚呼此孟子與民同樂之論所以爲得其本也後世禮壞

已極樂崩尤甚雖使有伶州鳩師曠其人能辨音節於微茫者無益也何則不達於天下焉耳況其風俗遷流習尚日非使五帝三王而在今日亦不能沿樂襲禮矣何則強其所不樂舉其所不行則莫之從而不能久非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然則今日之樂就而修之其亦可以行於民間乎曰何爲其不可夫能使鬼神降格者郊廟之樂具是矣能使上下懽欣者朝廷之樂具是矣能使黎庶感動而興起者鄉黨閭巷之樂具是矣今日之

樂苟去其淫僻新聲及其節目之荒誕無實者而一均之和音被以雅曲實之以忠孝廉貞節義之事亦庶幾乎可以語可以道古者未必非風俗之一助也然今之俗樂甚冗長而繁衍雖以忠孝廉貞節義爲之根而其荒誕無實自若也愚考古之歌者舞者葢非一人歌則瞽矇之屬在堂上者也舞則國子之屬在堂下者也舞以動其容雖貌肖而口不言也歌以詠其事雖贊歎之而亦非其自言也聽其歌觀其容而其人可知此所以爲雅樂

也今能復是則王善矣如猶未也則必當日之有

是言事者使舞者象之其鋪揚贊頌播之音律者

則使歌者宣之舞動歌應亦庶幾乎一唱三歎之

義又其次也更須簡其節目如元人詞曲皆止四

段猶彷彿乎古者歌笙間合之遺意此復古之漸

也

禮記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王制

詩書禮樂卽四術四教也術以其道言之故曰崇

教以其具言之故曰立春秋寒燠之中宜於歌舞
冬夏寒暑之極可以吟誦而已

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夏之月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鐘磬柷敔季秋之月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季冬之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月令

此與周官春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大指皆同仲夏修飭樂器者以將盛樂雩祀故謹備之嚴陵方氏曰鞀鞞鼓與鏞磬柷敔其聲質而一故修飭之而已琴瑟管簫竽笙箎簧其聲文而雜則必均調之焉干戚戈羽以無聲執持之待用可也

凡教世子及教士必時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教干大胥贊之籥師教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注云士謂司徒所升於學者四時各有所宜學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愚按春合舞秋合聲則文武之舞春皆教之矣然羽籥者有聲之舞也故又於秋冬習之周官樂師教國子六舞旣有羽舞矣而籥師又教舞羽吹籥則知羽籥之教又在六舞之外也春夏只言干戈省文耳小樂正卽樂師也樂師教六舞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周人貴干故言干以統之籥師之職乃教舞羽吹籥上文亦以

干戈羽籥兼稱此言戈恐羽字之誤也胥鼓南者舞必有鼓以爲之節舞干羽之時胥則鼓於南焉謂鼓於堂下南方舊說南夷之樂恐非是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愚按注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此正王制所謂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者也注又曰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敎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

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墻列事未盡不問。

注云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小樂正教以三者之威儀大樂正敎以三者之義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篇數也

論說課其義之淺深才能優劣大司成司徒之屬
師氏也閒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席之
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愚謂鄭氏
所謂三者祭也養老也合語也舞干戚即所以用
於祭大司成知爲師氏者以下有父師司成之文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
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
而溫文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
貞世子之謂也 以上文王世子

懌悅懌也懌而恭敬溫文卽虞書直溫寬栗無虐無傲之效也業樂版也成樂一終也司業司成皆以樂名官後世忘其義也久矣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 內則

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

樂用篇

孟子 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

是也

徵招角招者蓋其調是徵角而其聲容則倣招樂爲之如周禮圜丘方丘宗廟之樂有宮角徵羽四調而用雲門咸池之舞與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亦此類也知景公諸侯不可直用韶樂必是倣其聲容而爲之則知周禮歌舞亦是倣古樂聲容而爲之不是直用其樂所以此段前有作樂之文後有所作詩詞可見也宮商角徵羽有聲有調聲則一曲之中無不備調則隨取其一以命之不必五者

皆具故周禮只四樂而景公所作惟徵角二者而已。

禮記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王制

殺牲盛饌曰舉日舉以樂言每日舉而以樂侑食也。

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 月令

季秋大饗帝恐即所謂季秋祀帝於明堂配之以
考者也仲夏大雩注亦言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
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
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適東序釋奠
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
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
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
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

神興有德也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
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文王世子

春秋釋奠於先師者歲之常禮也始立學而釋奠
則其禮尤重故行事必用幣有合謂合樂也始立
學及春秋常奠皆合樂也國故如災異札瘥之類
是也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蓋於是
時天子則視學焉而以其明日養老適東序以下
則養老之文也先老者先代之老也更或以爲叟
字之誤注曰以鄉飲酒禮言之三老如賓五更如

介羣老如衆賓其説近是適饌謂適饌所也省視酒醴及養老之珍具遂歌以迎賓而退修之所以致其孝養也退修之者即修其酒醴珍具醑饋之節在其中矣反謂獻老禮畢反而就席也語談説也歌備而談説所以成其意下文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即謂談説樂義也大合衆者合國子而舞也樂以通神明象功德故言達有神與有德也公侯伯子男者畿内五等之爵羣吏鄉遂之官也使之各歸養老皆如此禮仁之大者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

疏云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爲禴。熊氏云此夏殷禮秋嘗無樂。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夏家養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用

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遂發咏焉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皇氏曰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取長養之義秋是成熟之時故食耆老取老成之義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

貴人聲也。

疏云此論朝聘之賓設燕饗之禮奏樂之節。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案燕禮記賓及庭奏肆夏。此入大門卽奏肆夏者。熊氏云燕禮燕己之臣子。此謂朝聘之賓。故入卽奏肆夏也。示易以敬者。示主人和易嚴敬於賓也。卒爵而樂闋者。賓至庭樂作。及至主人獻爵。賓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止。賓飲訖。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而作樂。公飲卒爵。而樂止。此卒爵兼賓及主君也。

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若其饗時主君親獻
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屢歎之者歎美此
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也奠酬而工升歌者據大
射禮獻卿之後大夫媵觶於公所謂酬也公奠置
此酬而未舉於時工升歌也或當饗時主君親酬
賓賓初奠酬薦東於時即工升歌大射與饗禮異
也發德也者歌詠其詩發明賓主之德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
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也以上郊特牲

按那之詩曰奏鼓簡簡衎我烈祖而後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則是未祭而先樂以降神蓋商道也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雜記

注云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至來也愚按此皆輕服耳若重服則父母妻之服己亦服焉自當不與於樂而不舉樂也大功小功亦謂大功

小功有服者於其將至而辟琴瑟所以助哀小功則否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祭義

疏云春夏陽來似神之來故春夏之祭有樂秋冬陰象神之去故秋冬之祭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之祭亦有樂也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

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祭義

注云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愚按管象者吹管而叶象詩非舞也如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之類是也注以有成童舞象之文故謂象為舞然此之象蓋以詩言未及舞也象童

特所舞大武成人所舞也象舞所執不知朱子戚與否注連言之亦非。

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仲尼燕居

注云謂饗諸侯來朝者也縣興金作也下謂堂下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亦更也愚按春秋傳云

文王大明緜兩君相[illegible]之樂也此云升歌清廟其文不符故疏以爲元侯相見[illegible]一管象句宜絕武夏籥序與大武之舞與夏籥之舞迭作也蓋升歌而後管管而後舞其[illegible]如此注以下管爲句而於象武每合言之似非是

左傳　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illegible]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illegible]何禮

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　敢不重拜

注云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疏云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則於餘諸侯不得用當歌文王與兩君相見同也然則兩元侯相見與天子享之禮同亦歌肆夏仲尼

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謂元侯也不歌肆夏避
天子也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
矣當歌鹿鳴也此傳言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則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亦謂享也雖不言燕燕亦當
然晉侯享穆叔爲歌鹿鳴穆叔以己所當得三拜
而受燕禮工歌鹿鳴則是享燕同樂矣若然肆夏
之爲樂章樂之最尊者兩君相見尚不得用之而
燕禮者諸侯燕己羣臣之禮而記云若以樂納賓
則賓及庭奏肆夏鄭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

奏此樂所以得用之者彼爲納賓之樂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鄭云賓朝聘者是朝賓聘客俱得用之與此升歌異也愚按疏解亦密然以肆夏爲升歌則不可凡九夏皆金奏也其春秋傳義理所以貫者或燕禮只於入門時用之而享元侯則獻酬之後升歌之前尚有此金奏之樂耳葢享元侯惟奏肆夏然升歌之樂不可廢也疏於禮記升歌清廟謂元侯相見則然矣其云不用肆夏以避天子非也

附樂論三篇

論分樂合樂

大司樂前云大合樂者肄習於學宮之事而統論其用樂功效之所至猶虞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者乃總言其理如此也下文分樂而序及圓丘方丘宗廟之樂乃正言其用樂之事周人特祀姜嫄故以妣先於祖以分樂享先祖推之則下宗廟當爲大禘大祫之祭也六樂分序固是以尊卑先後爲等然各有陰陽之分義類

之配焉蓋樂器陰也人聲陽也陽律用以奏陽於陰也陰律用以歌陰合於陽也祀以陽律[illegible]

陽始於子而終於辰故用子律及其合以祀天用辰律及其合以祀四望也（陽主始故以子爲尊）祭以陰律爲主陰始於未而終於亥故用亥律及其合以祭地用未律及其合以祭山川也（陰主終故以亥爲尊）享則合陰陽而用之物始生於卯而終於戌長養於自巳至申之閒故用長養之律以享妣用終始之律以享祖也六樂不著宮商角徵羽之調隨其詩之所宜

而用也考下大禘祫之樂則無射之律不用此享先祖用之者既用大武之舞而牧野之舉以無射布戎畢陳則武功之始不可去也時享舞大武用無射大禘祫舞大韶去無射武盡美矣韶則盡善周公之心孔子之志也方丘之樂去太簇此祭地猶用之亦此意也

論古

六代之舞不可詳惟武舞見於賓牟賈之問者猶可追想古人遺意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

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所謂周有六成之舞者此也又曰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又曰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是皆以舞之往返進退坐立步伐言之而當日之武功文德可以觀容而知此樂舞之本意也又如大明之詩所謂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者則與總干山立而相應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者

則與發揚蹈厲而相宜是故聽其歌觀其舞不嘗睹其事遊其世焉故虞氏之亡久矣至孔子在齊聞韶三月忘味者此物此志也降及後代古法寖微然高帝大風之詩起舞而歌之太宗破陣之樂有舞以傳之則象成之意猶有存者近世舞乃有譜則案五聲之音製爲五行之象其俯仰周旋左右進退乃不象其事之實而逐其音之變然則所謂盛德之形容者奚有哉故吾謂俗樂雖淫且鄙而歌舞自相應和猶不似雅樂之無情無理也後

有作者采此意而折中之用以發祖宗之功德閎臣下之勤勞道述孝友貞順之休聲移易里巷黎庶之風俗所謂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者必有取於茲焉

論十二律名

十二律之數以管而得十二律之名以鐘而定蓋鑄鐘以寫律之聲而爲八音之綱紀故即其器以名律也然惟四律以鐘名者案周禮祀天則分祭合祭皆長黃鐘祭地則分祭長應鐘祭地主陰律也合祭

長林鐘享廟則長夾鐘是四律者最尊故特列之也黃者以中色喻中聲也林者萬物至未而茂盛如林也夾者在中間之謂時惟中春四仲之首也應者窮上反下聲與氣無不終始相應也稱呂者三呂者侶也助也大呂助陽生物者也仲呂助陽長物者也南呂助陽成物者也鐘懸之列自北而南三呂之中位獨在南故曰南呂也不稱鐘呂者五太簇者簇奏也古人金奏所用蓋於時則雷出地奮威德竝行於律則木行商聲仁義竝用故大

奏尚之也姑洗者萬物始生孤稱而洗潔也蕤賓者正陽之時萬物相見如賓主酬酢禮容葳蕤也夷則者生物既盛平之以法也無射者陽律之終終則厭息故欲其無射也然惟黃鐘爲宮則陽氣在內屬信居中德之盛者故太簇則餘陰尚固陽氣奮擊而出屬商屬義姑洗則生理畢達屬角屬仁林鐘則萬物嘉美屬徵屬禮南呂則萬物成就分別屬羽屬智應鐘陽窮復生與黃鐘同德爲變宮蕤賓陰生致役於陽與林鐘同德爲變徵莫不

各有其象類焉此黃鐘一律之尊也。







